



論語釋解

八

□ 12  
1675  
8





12  
1675  
8



論語釋解卷之八

平安 皆川愿伯恭學

衛靈公第十五

此篇明君子專謀自弘以任道乃其所務求亦在成仁於已是以其道之所不同者君子不相為謀以自污其義也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學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論語釋解卷之八



此有四義一夫子不告衛靈以其不可問以軍旅  
莫事是卷而懷之也一夫子不對以軍旅事是道不  
同不相為謀也一夫子不對則亟行是義以為質  
也一亟行不為其從者豫計其絕糧是謀道不謀  
食也而四義並皆與篇中數章旨相照應矣陳謂  
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夫夫子志在為邦國以  
三代之道者衛靈豈不知之哉然不此之問而彼  
之問此其志專在欲以兵彊攻伐立威於天下者  
耳乃其終不能用夫子者可知也對曰俎豆之事  
則嘗學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言君如欲聞俎

豆之事於朝會聘享用之則嘗學之所通者足以  
應其所需矣至軍旅之事則平生之志本不在此  
是以未之學不能應君之所需也此蓋已為其行  
日為之地也夫已云不能應其君之所需即是其於  
子衛也為無用之人則義難徒食其養是以至明日  
乃遂以行也而其去之日倉皇急遽不能見其道  
路之糗糧比及在陳所齎已絕從者饑困力乏不  
能行步故曰病莫能興也子路慍夫子不計其途  
中絕糧而作卒遽之行故見夫子詰其以行義而  
窮也窮者致身而止乎其無可復進之處之謂濫



者物去其當止處而踰入之謂君子固窮者言君子謀道不謀食不以此易彼則動有以窮也小人窮斯濫者言小人無事安居則或望道慕義矣及臨有事則亦以貪生謀食故齷然背道忽然棄義乃一切不善不義之行無所不濫過爲之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此章乃錄之以爲入德之門且明夫子之治衆不由學軍旅也夫子蓋常聞子貢稱夫子之言以爲多學諸經又能強記識其文因以得成其德者是

故夫子擬言其意以訊之也對曰然者言已意果而如夫子所擬言者也非與者言夫子見問以此者豈以此情之非也欲爲已明之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者言學問之法不可貪多務博龐雜冗亂反聞其智唯得一要道主之雖遇似當別取他異道者仍執前要道以求之慣了則有益矣夫子之成聖德政以是法得之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此章即發前章所云一者也命之行乎人心者道存焉德者行道以成乎已者是也行道者止已而



以從其義者是也知德者謂知德之於天下也呼  
 子路告之者蓋子路之學欲攻以異端與一以貫  
 之之旨異者夫子乃欲因語此以救其謬見也天  
 下之人唯知多觸事故以長其智博記前言以立  
 其識殊不知凡天下唯其德吉凶為之本然後有  
 以治有以亂有以興有以廢者也然而能知其因  
 德厚薄以然者百無一二矣故曰知德者鮮矣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  
 而已

此章乃明德之效者也夫子意謂唯舜為知德而

以治天下者矣蓋舜之於其治明德為本政刑為  
 末一絀巧智槩止興造內恭己不敢自用外任天  
 下之賢材而又不取愔其位乃夫何為哉恭己正  
 南面而已矣者謂是也如子路乃欲廣知事情多  
 涉世故施設百端而以治天下者也而觀古今世  
 主邦君之治類如子路之志者甚多矣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  
 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  
 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此為前章云唯德可無為而治因又明德之為物



之實且示學者以其所宜規守之法也問行者問其得行達之道也言忠信行篤敬即前章所云恭已之謂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雖蠻貊之邦行矣者言蠻貊之邦其俗為未知禮義而吾往在其邦則又為識生而情踈此極似難得行達者矣然苟有德如此則凡橫目之民莫不孚感而化矣若夫不據德為之者則雖如州里識熟而情親之地亦不可得行蓋與民性相反故也參者以單聞耦之謂其者謂言忠信行篤敬之德也衡輓也言欲得其行當須念念不離以思有斯君子

之德行之象蓋立則見其於已前問所相耦對立之象而以願似之焉在輿則見其於衡輓之上倚夫憑相嚮之象而以願似之焉好德若此而後始得以其德為已之有然後其所為者得行達也紳大帶之垂者子張喜夫子之為已言從德之方故書之欲不怠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章亦明君子之德也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鮪其人氣節挺勁不為物屈故曰如矢也易云君子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乃知直即德之所本者然如史魚以直立其身則其於君子尚且有未純至如蘧伯玉之直乃其人素無意自顯揚其所秉而其道亦止以自處敬義未嘗以與外物相疵厲是以邦無道可卷而懷之夫卷而懷之者乃優游自適以待天而已故曰君子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此因前卷懷之事遂明君子語默之義也君子未嘗不欲其道之行於人也又未嘗不欲得其友而

以輔其仁也今有人即與言則彼乃可以與我為友與我為朋與我為親知共行其道者也而不與之言則是自使其道不得普及也故曰失人也然則君子之道不止以卷而懷之為貴也雖然如夫子之於衛靈嚮使夫子對以軍旅之事而衛靈得聞夫制師行衆之道則以衛靈之無意行道安人豈不因以貽其害於衛國之民乎故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也知者乃能知其人可以任斯道是故不失人知其人不能以盡是義而或反累斯道是故不失言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此章明夫子行於衛而窮之義也使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是為自棄其道枉其直以投於人好且使衛國之民或被其禍不淺則是害仁也使夫子對軍旅之事則得食於衛矣夫志士仁人見害其仁則生且不求矣矧夫子而於衛之食養乎夫子不對而行之義斯可見焉夫子保道完直不與其不仁而以義進退是以雖知其糧之不給而明日遂行是成仁也夫志士仁人當其成仁則身且不避殺矣矧夫子而於絕糧之饑乎夫子行而及

糧絕之義斯可見焉成仁者謂從義進退而以成仁德於已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此有二義一示學者處身之宜一夫子不與言也限子貢雖高明之士然其為人好自標舉身累於識識是未可望仁者殺身成仁之德者是以夫子告以利其器之事工者百工造為宮室車服諸器械者其事謂其造為之事其器者謂其造為所用之器具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言屢聞其



言觀其行則已心因有以感奮興起而德得進矣夫然後可以任仁者之事也為仁者謂立仁德之行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此章乃夫子得人而與之言也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其人足望異日之所成者是故夫子因其問遂答以其平日所志治國之大經也夏時謂以斗柄建寅之月為歲首也蓋夏時乃五帝皆用之而此諸殷以建丑為正周以建子為正者最為與天

無先後之差者矣殷輅木輅也輅大車之名至周始有五輅曰玉曰金曰象曰革曰木然飾以金玉者奢而易敗不如木輅之樸而堅久也冕黃帝始作之凡首服三等冕最貴次弁次冠上右冠小僅撮髮貴賤咸用之弁大于冠圍額冕則加板于上蓋至於周其制始備垂旒前後以蔽目左右有紩纒以塞耳人主戴此凝神恭默俯臨天下曰冕也天子之事莫大乎奉天故首舉時以槩廢政天下名器莫重于車故次舉輅以該百度貴賤物采莫先于服故次舉冕以該章服三者皆禮之屬也夫



行時一視與天合者而用之則其敬天從人之義可知矣用器唯取其樸堅而不多飾則其用物尚質之旨可知矣章服備美致采則其服文貴辨之道可知矣蓋合而言之乃卑宮室致美乎黻冕之義也苟能備文乎已身而不侈費而行以其天時禮之美善盡矣故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韶舜樂也舞樂容也夫子嘗稱其盡美善矣其樂一以樂天下至治為舞容矣如武舞乃以伐殷紂之事為舞容雖象武王之功而未可以為教化齊民之道也故曰樂則韶舞也韶樂之事詳已見

於前鄭聲鄭國所出淫靡之聲伎放鄭聲者謂放逐鄭聲之伎不畜之也聞鄭聲則使人氣志流連不知其所當斷而害於行政故曰鄭聲淫也佞解見於前遠佞人者謂遠斥辨佞之人而不遷之也殆者謂其致失陷之有可必也辨佞之人巧言少實欺詐誤事使人易信而多失故曰佞人殆也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此章以補前遠佞人之旨也人多見目前之好而不慮及日後之生患因循不易日過一日其憂患便已在近而不可為之防禦矣世之喜巧佞辨諛



之辭者亦未有不<sub>レ</sub>自知其實不善也而其竟因<sub>レ</sub>陷于禍難者皆以其初無<sub>レ</sub>遠慮之故也可不慎哉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此章以補前放鄭聲之旨且以見君子篤好之情若此而與子張書紳之章相映也已矣乎者言吾其無復事講道誘學而已矣乎蓋激辭也而夫子此辭上原本於詩蓋詩三百篇首取關雎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庸乃說之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蓋好色之心匹夫匹婦皆能有之乃目彷彿見其色耳彷彿聞其聲心思其美而不已口誦其

言而不惰者也誠能以此易彼則成德不難矣然世徒多以此好色而無以好其德矣則關雎之教亦似難行者矣夫子所以有是歎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此有二義其一知而不舉是不直不直而在上是謂竊位也其一以此與下誰譽誰毀之章相映也臧文仲為政於魯者也此宜舉人材以謀美其邦也政而文仲乃其心固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其朝是似以其位自私者故曰其竊位者與柳下惠



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此以直道與人交之法也蓋夫直者當以自正已而不可以深正人者也是故以此厚自責於其躬者可以成已德焉而以厚責諸人則怨至矣薄責於人則遠怨矣知其遠怨則君子與人交之道可知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此章以見人若處身雖善而其志未深至則亦難以長進之矣又以明德當自求成而非人所能強

與成之者也蓋言夫子無不欲人之成其德然其

言人非自求之心甚切而問曰如之何既得聞其論

而因復屢問曰如之何者夫子雖以其諄諄能道

入而亦未如之何乃要當自求之而後得也之者

詩所謂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者即是也此已下編

意始入謀道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此有三義其一示其人難得入道之質其一因以

見可得入道之質其一喻欲學君子者當以尚義

為心也又按此篇至此始言義乃與直相待以成



其德故也凡人之所羣必有其義可言而終日言  
 焉豈無可及乎然有人雖群居終日未嘗聞其言  
 之及義乃安佻薄流細巧好行小慧自以為智其  
 若是者難復訓導矣故曰難矣哉慧者神用警利  
 動見超越之謂好行小慧者蓋其人不好言義但  
 以其材稍巧警出眾臨處事物動早悟其瑣便小  
 利任以行之而自誇為智高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

此始明前章尚言及義之旨也言君子之議物也

援義以為其所擬質當而身乃據天下之所會通  
 以行之故曰禮以行之然其出言也不敢自尊故  
 曰孫以出之然其亦終始不爽以成之者也故曰  
 信以成之重言君子哉者其意猶言其事若此者  
 則不得不謂之君子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此一以補前章餘意一以明求人知己之非病無  
 能乃謂病無能為如前章所云也而病之者乃躬  
 自厚者也常自病其無能焉矣如人之不已知乃  
 非其所病者也故曰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又不病



人之不已知故能卷而懷之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前章所云驟聞或似不欲其名顯聞著者矣故更

錄此以見其非然也蓋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則其欲名因實而以傳者可知也然則前不病人

之不已知者蓋但無意銜鬻也耳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此亦仍發前旨也言君子雖固疾沒世而名不稱

焉然其求之也一求諸己蓋以爲己身誠有其實

則名將不招而自至矣小人之求名也不憚其難

居不顧其不當唯知求諸人之可得而不知己已

實則雖得旋失之也其相反遠矣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矜者內自負其淑躬行而以持諸人之所必知之

謂爭者謂爭能於人也矜而不爭者自求諸己而

不患人之不已知故也群者能以身著於衆有親

踈尊卑善惡之間而與爲同處之謂相朋匿非曰

黨群而不黨者君子無所不可與同處而獨其所

辨是非善惡不以親踈尊卑枉其直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此章仍亦群而不黨之意也而其言廢舉旨有二  
 一人一言言君子於言也以言廢舉之於人也以  
 入廢舉之而不以相混錯蓋小人固亦有斯性則  
 足以出善言但不能躬行之是以不免其為小人  
 爾君子亦不能無時失言則曷容以入廢言既不  
 容以入廢言則不容以言舉人亦可知也  
 子貢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此章有二義其一孔門之學貴聞一善言則身乃  
 守而行之是故子貢問以可以終身行之者也其

一子貢嘗聞夫子之學一以貫之故問以一言而  
 可以終身行者也而夫子答以其恕乎與曾子忠  
 恕之答同乃知夫子之一貫唯是主一恕字而道  
 德仁義之說皆由此一字而以通融知會者也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者言己所不欲人之施於己者  
 勿以施之入也夫以己所不欲之心為準者是敬  
 以直內也因毋施之人者是義以方外也直內方  
 外既是為德則道及仁從之矣是以謂終身行之  
 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



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

此明舉天下之民無不可從道者也且直道之直字又與史魚之直相應而夫子所言之意蓋告人以其所毀譽者皆非以已妄意也夫子本知人性皆相如也是故三代之時聖君在上提其治綱而明教化則斯民皆得以直其道之所當道而行焉矣然則雖今天下之民其誰有不可直其道者乎但行有隱顯事有彰微則不得不姑因其彰顯者舉之而以勸勵夫隱微者是以凡夫子有所舉者亦皆有所嘗試之其人者也不然於夫可以行之

道而論夫可以行之人誰得毀之誰得譽之乎毀字又與上臧文仲章意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此章亦因前章言直道而行之義推之以論當時之俗也文前後具存而中間偶見其亡者曰闕文史多闕文故舉以為喻及者讀及之也蓋當夫子之時直道之行乎民者偶亡矣想夫子之後復見如彼俗者必矣何者三代之所直道而行者也故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之一節蓋舉直道



亾之一以例其他也言譬如有一馬者遇人乞借則  
 出借以乘之此唯直道所行之俗有之而夫子之  
 時雖已無用之時不借人乘之多設言辭以拒其  
 所請鄙吝邪詐滔滔皆是而不復見直道如彼者  
 曰今亾矣夫蓋歎道微俗壞之甚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夫此章因有馬者不借人乘之而多設言辭以拒人  
 于之旨遂舉此也道之將行而知仁與應者德也而  
 此或在己心或在人而苟有鄙吝之心則巧言興  
 焉而以蔽阻其德鄙吝之心而在人謂之殘賊去

之者小事也不忍去之者所謂小不忍也君子謀  
 於道乃謀之大者而小不忍則亂大謀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此章亦因前巧言亂德及知德者鮮之義言之者  
 也夫德之爲物雖其人固亦難識而易失矣况當  
 時道衰之世巧言多蔽可知也恐或因衆之所好  
 惡而遂不復究其實故曰必察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此章乃復明道之由其人而後行也弘者謂張大  
 其中以俾可盡容受其物也弘有四一拙巧言是



通內外而一也。一能改過。二學。四仁守之。而動以禮。非道弘人者。言非道能弘人也。蓋道者。君子履焉。小人瞻焉。是以天下無不由矣。雖然。道不能使小人因其瞻而遂致其之直也。其唯君子之人而後能推其微而行發之顯著。令眾人得與觀其懿美焉。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此章於弘與不弘之際論之也。行有所過。而心自知其過。是為其微矣。因以改之。而道顯矣。不能顯之者。即真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此章又明弘以進德之方也。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者。蓋自思其所識之道之美。而中自尋繹也。夫道者。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其所由行於己者。幾微之間。不容髮矣。是故雖以日夜而思之。而無所加益於其知與行矣。學之而不已。則志積焉。而氣至焉。識熟焉。而德博焉。知猶苗也。學猶灌溉而膏之也。故曰。不如學也。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鋤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其此所謂謀道即謀弘道即所謂大謀者也是故君子之處其心也唯恐其一日或與道違行也而道乃與時相乘變化無方君子日行與謀日循其時以盡其心務合其道而已矣餒者腹不得其所充而居焉之謂孟子無是餒言與此章所云同君子終身之所謀在道是以日學而以進其德以脩其業則內自安故曰祿在其中矣祿者以其德之得養言者也廢其業去其志而以謀食就耕則其德無所得養故曰餒在其中矣是故君子所為憂者唯在道之不得於已而不在貧不得食是乃夫子

之所以不問糧而行於衛之旨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此章乃示謀道者所從事有可擇之要也之字皆指道義也知仁者德之散在人者之名也知及之者謀之審而知得知其宜也凡其氣志不違以安於道義者謂之仁仁知二者人之所以達其生之德而天下莫不由是行焉但君子大取而小人小取焉是其異也而此言知仁之旨乃主於德而以



視人者也知及之猶云於知言之則已能到於及之之地矣仁不能守之者猶云於仁言之則未能到於守之之地矣得之者即得知夫宜之謂也仁不能守之者其知乃與不知等矣故曰雖得之必失之也莊者內氣充實以致其外之盛滿之謂也者期行諸其物而以當其位之謂雖仁以守之不莊以蒞之者蓋謂雖以居其義而其志氣猶怯縮不展者也是其德未充於其行民之望之猶若可干得奪者爾故不敬之也動之不以禮者蓋君子已任道專行其志氣壯實確乎不可拔者美矣然人

皆各有其倫類等分之宜君子之行其道能自不失其倫類等分之宜又以使人莫失其倫類等分之宜而以動則可愜順於衆庶乃所謂動之以禮者也其未能致諸此者行尚有不順矣故曰未善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章旨與前動之以禮相承置之也小指其人之材能也大指其御衆之所成治迹也小知大受者謂於其小處知之於其大處受之也受謂觀通其



物也君子無所耀其材能故不可小知也動之以禮而以成其美於邦俗故可大受也小人之材止其所自耀而已故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踏而死者矣未見踏仁而死者也

此章勸前章所云仁守之意而彼專以君子言此乃兼涉小人其旨廣矣踏者舉足措之其地上之謂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者言凡民之所得達其生者唯以其依於仁是以生民之間各互相濟矣一或棄其仁則天下隨皆惡其人雖乃父子親戚

亦皆離畔而絕之矣水火者民食之所仰用不可一日無者也然及天下惡之也雖有穀而不可得食故曰甚於水火也水火之所在人來踏之或有死焉者而仁之所存人能來體焉則民皆敬愛以願相從矣故曰未見踏仁而死者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此章又明仁者舉天下之人皆不容不事之之義也仁者道之大者也師者任道而教者也弟子之事師而遵其教者於道之大其亦似宜讓而勿為者也然此猶不可以讓則其他可知耳蓋如夫子



不對軍旅而行即亦當仁不讓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此章貞乃仁守之故也不諒乃不可小知也貞者當其應淪而其守仍如初之謂諒者蘊奧通透所識之謂夫君子者執其德以自行其誠而不求人知之知已者是以雖世與違而不為之易行貞也雖依義而行而不自明道其善不諒也故曰君子貞而不諒此亦夫子不對之義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此章又明士君子出處皆不當因其食以立其謀也言凡士之事君亦唯為其社稷民人事之所在故乃執敬以事之也非欲食其祿而以事之也以此觀之則夫子之不可以懼糧絕而留於衛之義亦可見也

子曰有教無類

此明前當仁不讓於師之義也言師任道而教者也弟子師其人受其教者也師之所任者仁為大矣而今已有教其人以其仁則弟子豈無類其師之行乎是以弟子亦當仁不讓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此章又明夫子不為衛靈對軍旅事之故也衛靈欲彊兵以立威夫子欲脩道以仁民是道不同者也夫道不同則各殊其趣彼之所好者我之所惡者也彼之所重者我之所輕者也夫彼以我所惡且輕者而我為之對為之謀是非譎則詐欲求親附利其身者耳非君子後其食之義也是故夫子不對而行者非不知軍旅事乃以道不同故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此又明夫子對云未學之旨及不諒之故也言凡辭之用唯假此以取其情之達於彼而已是故苟

可以得達是情則其辭之誠否不必究譬如夫子云未學之辭亦唯假此以取已不欲為謀之情達於衛靈之心而已不必鳴以其誠實也不然如夫子固明於禮豈有未學軍禮之理乎謂君子之不諒者乃亦以其辭命不能無時不誠之故也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此章蓋編者以此反映益見前義之固當也師樂人盲者也名冕皆坐者皆先已坐者也非初起者



至此始坐之義也其在斯其在斯者歷告以坐中  
人姓字也子張以夫子所為告之意甚周悉遂疑  
凡與師言皆當如此因問之也固相師之道也者  
言相師之時則當用告如此然而非可謂與師言  
皆當如是也故改之而告曰相師之道也觀此乃  
知凡辭必欲鳴以其誠實者是乃以警待天下明  
者也豈不固乎

季氏第十六

此篇專明君子於天下以直其道為本故始以存  
亡所由繫言之中以戒懼保持之術示之終以學

成其知之法告之此一篇之大旨也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  
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  
以為東蒙主且在那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  
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  
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  
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  
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  
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  
舍曰欲之而必更為之辭丘也聞有國家者不患寡



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  
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  
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  
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  
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相主與相師同其道矣故以此承前爲篇首也季  
氏季桓子也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  
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也冉  
季有季路爲季氏臣來告孔子也無乃爾是過與者  
言如此從事是季氏之惡也無乃汝過教之然與

以爲東蒙之主者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  
其域內凡附庸之國其所宗之國有寇則爲之扞  
衛有役則爲之出賦佐用以敬事其所宗之社稷  
故曰是社稷之臣也凡攻伐之事可致之外讐而  
不可施之親附今顓臾未見其失事大之禮何以  
伐爲蓋詰其致伐之意欲以止其事也再有曰夫  
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言欲伐之之意出於  
季子非自己教之過也周任者古之良史也陳力  
就列不能者止者言凡士欲承君之所使受君之  
所任當先自陳其身材力之所能及其所能及既



明然後擇君所置之列就之耳如君所命職事已  
所難能任者退止而不就之可也如夫相室之任  
將以持其之危扶其之顛者也初欲不賴其所扶  
持則季氏將焉用彼相室之爲乎季氏已欲爾之  
相之者而使其從貪暴之惡而失良善之心譬猶  
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豈得謂非爾之過乎  
柙檻也兕野牛也櫝匱也今夫顓臾固而近費者  
其城郭完堅而近季氏之費邑今不取後世必爲  
子孫憂者蓋冉有已被責以其過於是更爲此辭  
欲以解之也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更爲之辭

者君子以正直爲本如季氏欲伐顓臾亦不過貪  
其土地欲以廣己采邑耳然必爲之辭曰是爲子  
孫謀也此自掩其智令不得其明抑亂德之尤者  
君子之所疾者矣冉有以其嘗學不宜作若是之  
辭也有國諸侯也有家卿大夫也均者斑政之均  
平也安者使衆心安適也斑政均乎者大小得宜  
貴賤適等遠近次順而無偏頗之弊者乃是也苟  
以其均譬雖一杯之灑江足以得三軍之歡是故  
仕家者以家祿而足仕國者以國祿足夫爲下之  
情固各應其所仕而足而莫之怨望則豈在其財



之多寡哉亦唯在其班之不得其均平而已又雖  
多寡如其心攜離則崩散可待矣雖寡衆其情協  
同則必有由興焉既均既和則民下安其居而無  
復外慕之心矣故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也夫  
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  
之者言古有國有家之君子其班政之欲得均適  
調衆之欲致和協而不患貧寡如前所言故古者  
有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之事此亦其欲均  
和之一證也周語曰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  
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

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  
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  
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  
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修文德者蓋本於  
此而言之也文者文告之辭也德者自省其愆失  
以改之使民悅嚮其風也修而均和則衆懷集衆  
懷集則威遠人於是乎來服既來服之則又安撫  
之令無生離畔之意此古君子治國家之道也今  
一子相夫子不能以是道匡救拂正也是以魯之  
遠國淮夷萊夷東夷之屬皆昔者來朝今者不能



來而今又以顓臾邦內之附庸使之各貳其心不親附是謂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是宜令其自反懲懼以改其過而可者也今季孫與二子是之不知而反謀動于戈以伐其罪夫以彼外益畔內日蹙猶不自知其過惡而言之季孫其終至家臣皆亦惡其好動于戈以背畔而後止乎故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蕭牆謂屏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章承上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以置之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者其意猶言欲知如何是為天下有道之世乃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之時即是也欲知如何是為天下無道之世乃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之時即是也何以知之蓋君君臣臣直道之大者也賤妨貴卑厭尊不直道之大者已立則小者隨之今天子尊也諸侯卑也禮樂征伐天子



之所秉其權者而若自諸侯出則其妨厭可知也  
故大權猶存有道之徵矣大權下移無道之驗也  
自古諸侯秉天下之大權者自共工氏以下至於  
齊桓晉文無慮數十而其業或止其身或傳子孫  
傳亦未有過十世者矣諸侯則十世失之大夫半  
之陪臣又半於大夫者蓋所移愈卑則其所妨厭  
者愈深而無道滋甚是故十爲一成之數而道曲  
一重者尚終十世再重而曲之則是本曲而更曲  
之矣故其數已減半矣豈非可畏哉陪臣執國命  
者謂大夫之臣而制其一國之政如冉有季路之

於季氏者也然則季氏之危亾其亦可虞也天下  
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廢人不議者蓋  
亦夫子之時天下諸侯之國事率皆大夫當其權  
而或皆又已使陪臣執國命矣夫陪臣執國命則  
以其地位已近而至於廢人與議其政此亦勢之  
所必至者而夫子之時或又有斯事是故夫子憤  
歎言之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  
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此章乃夫子言魯國當時之勢以爲前言之驗也



祿者爵祿蓋其進退廢置之閒朝廷之禮繫焉其  
夫予奪黜陟之間一國之刑法成矣而魯自東門襄  
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公室遂失國政而禮  
刑皆不能自公室出春秋昭二十二年叔孫舍如  
宋宋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  
政四公矣四公乃謂宣成襄昭四公也夫子乃在  
定公之時言之故曰五世也樂祁所云季氏三世  
乃謂文武平三世也昭二十二年公薨乾侯史墨  
對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為上卿至  
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蓋謂執政自文子始者也

又按武子之子有悼子而未嘗為卿昭七年先武  
卒是年平子代武立故知謂文武平之三世也平  
子子為桓子夫子之時正為卿故曰四世也而桓  
子之時為家臣陽虎所執其政柄此即大夫五世  
而失之證矣故曰夫三桓之子孫微矣三桓謂仲  
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後  
改孟氏孟懿子獻子者是也逮者彼所來者之將  
為着於此內之謂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此章以下乃明戒懼保持之術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猶云君子所致日益其德者凡有三友所致日損其德者亦凡有三友也直者與之為友使我自羞邪曲而弗敢為諒者與之為友使我自除陰慝而少所私多聞者與之為友使我多聞前言往行而有所以鑒戒焉人常友直而以聞心所過焉常友諒而以自處於公明焉常友多聞而以自廣其知進其德焉則益亦大矣故曰益者三友便辟者巧便以辟人之所忌者友便辟則已有驕恣無所由抑矣善柔者其人無志氣苟且偷合無所不以

聽從者友善柔則已有非理無所由知矣便佞者巧便為辭以掩人之疵瑕者友便佞則已有不善及惑其言以為善矣故曰損者三友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此章亦言三益三損與前章同但前章唯因取友以言其有損益者而此乃專因其志願之所樂言之則其為言更切於彼矣節禮樂者謂凡平日行事皆取其義於先王禮樂以為之節度也道人之善者是以其善為美而欲企效之者也多賢友者



論語精義 卷八  
日以知已之不肖為矣夫以大義為行事之準而志又慕善良則德靡不以進矣故曰益者三樂也驕樂者謂驕傲以安挺其心也佚遊者謂不事其事而從無用之事也宴樂者沈湎飲酒相群以就閒燕也此皆任氣放意縱慾而以損德故曰損者

三樂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此章乃亦言侍君子之所當慎改之三愆蓋仍前二友三樂之旨也侍於君子謂侍坐於有道君子

之側也言侍於君子不慎斯三者則縱其有善君子必以斯三者尤之愆者其之所來與此所期待不相值之謂蓋君子謂之為愆也躁者彼之來左當履其軌度而動見其出他之謂隱者方其當顯呈之處而內有所掩之謂瞽者其當見之之處而不能用其明之謂凡侍於君子虛已為要苟不能虛已則或乃欲行以已而躁或乃構門戶設城府其不能呈情實以受鴻益而隱或乃唯知有已而不能知有君子其言語多衝突觸犯而瞽斯三者並皆以身自蔽而不復能知其當則傲之善故謂之愆



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前章已言待君子之所當戒者此又置就君子而言者其意蓋明其戒不獨在待君子者而君子亦別有此三者以自為戒也故曰君子有三戒也戒者先事預設之限約而以令其勿敢過之謂血氣者血中之氣也人之所患在為血氣所使苟為血氣所使則道德仁義槩不可望也已君子知其事

之然也是以血氣未定之時懼其佚蕩之性易為物感失之于色慾故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則懼其盛實勃盈之性自思奮挺健擊失之于爭鬪故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則懼其衰竭憊之之性不能自足因思有所獲以倚焉失之于貪得故戒之在得夫君子自少至老不能無自戒則其德之不及君子者焉可不以思慮懼哉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此章復明君子之所畏以戒小人也畏者避其之



所至而思其為難當之謂畏天命者如詩云畏天  
疾威敷於下土及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如此無  
罪淪胥以鋪者即是也畏大人者人主威權在手  
生殺隨意亦猶天也君子畏天則亦必畏大人蓋  
其大統所係之勢同故也而所謂畏者乃敬天之  
怒弗敢戲豫敬天之怒弗敢馳驅者即是而前章  
三戒肯亦皆歸要于此矣畏聖人之言者聖人之  
智非凡慮所能得測故其言雖有或似不必如此  
然君子乃謂其必有必然之徵也於是亦祇敬崇  
奉不敢與違而小人唯知有已而不知天命不可

測也是以恣意妄行狎上黷威又以其小智槩天  
下之道雖乃聖人之言亦不信畏此皆為血氣使  
且無知故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  
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此章乃謂知天命也生而知之者謂不待教學而  
知者如古制作聖人即是也學而知之者謂其因  
學聖人之道始得知之者也困者物當於其形之  
被圍逼而苦其難遣之謂也蓋夫人道固與天命  
相合符是故人不法道則命而欲恣行私意者必



困之道也然又有困其困卒從學者此又學知者  
之次也困而不學者乃雖數經困窘而不知其宜  
當悛改從學者斯昏愚庸駑無復可論者耳曰民  
斯為下矣言如此者終不能出凡愚之列者而其  
於品流尤為卑下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  
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此章乃示以君子知天命祇畏以保之之道也血  
氣內躁則視聽外錯顏色觸人容貌不恭血氣內  
專則拒人於外於是言不忠實承事不祇敬血氣

內蔽則思慮不固於是雖遇有疑滯以不思問決  
雖乘忿妄發以不思其事終難為雖見得之所取  
以不思義之當守諸如此類並皆無非血氣之所  
累者矣君子知其所累如此故有此九者之思每  
戒懼以慎之視明聽聰則無所與物相失矣色溫  
貌恭則無所與禮相失矣言忠事敬則無所與人  
相失矣疑能問則無所與道相失矣忿思難見得  
矣思義則可以遠禍怨矣苟用物執禮和人進道而  
禍怨無至則所謂天命之所祐罔亦自存乎其中  
矣蓋編者以此總結前數章之旨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此章明君子之道又當勉奮勇往之心以求之也見善如不及者見人有善言善行而心欣慕之自以為已所不能及者矣見不善如探湯者見人有不善之行而心竊危難之如探湯試其冷熱唯恐其致傷爛也夫人未有無善善惡惡之心者則其知稍明者其嘉慕畏避之情徃徃皆能相類故曰吾見其人吾聞其語矣唯如君子之道欲求之者

當不復顧世之所是非壹意自信以行之也隱居蓋謂身避濁世退處於不顯之地也以高顯之地難得其志因就卑隱之地以求自適其所好者自信之篤也行義於卑隱之地勢難達矣然能以達其道於天下後世者行之之力也而此非有特介之操者則未易至而世有如斯之人甚希故曰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此乃編者承前章之旨特言此以實其人也千駟



四千匹有千駟者謂其富貴顯盛之極也死之日  
 民無德而稱焉言雖富貴極矣而其終身無一德  
 一行之為人稱道者也先言此者蓋言死後之名  
 難得人稱者如此也首陽山名在晉地伯夷叔齊  
 之事見前史記燕秦傳云伯夷義不為孤竹君  
 之嗣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  
 首陽山下此與列傳所言  
 有小異姑附出以俟後考到于今稱之者言伯夷  
 叔齊之事世之相去已久遠而民傳稱其義到于  
 今未已也夫伯夷叔齊以周德為醜而去之是隱  
 居以求其志者也義不食周粟而餓死民心感其  
 義傳稱不衰是行義以達其道者也編者舉伯夷

之傳稱以擬夫子所云達之旨故曰其斯之謂與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  
 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  
 也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  
 對曰未也曰不學禮無以立也鯉退而學禮聞斯二  
 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二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  
 遠其子也  
 此章乃因以見從學知之方也伯魚見前陳亢子  
 禽也子禽疑聖人私教子也獨立夫子獨立也堂  
 前地曰庭趨疾行也禮堂上不趨堂下布武所尊



在上過之必趨蓋不以已干尊者之所在也獨立  
 獨趨言時可以私也不學詩無以言者蓋詩者民  
 志之所在民情之所會不學詩則其所發言陳志  
 者固陋自肆與世情爭與人情戾難可以通也不  
 學禮無以立者蓋禮者人倫之所理事物之所宜  
 不學禮則其應事接物之際可否莫辨莫知所適  
 從甚者自闇其分安行轉遷不能強立也夫子之  
 教先詩後禮者導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故曰興  
 乎詩立乎禮成乎樂乃其於門人於其子並同依  
 彼所設之次序而不得別有私者抑又其先後之

命宜固已一定無可易也是義為陳亢所得之二也  
 易稱父為嚴君禮士以上父子異宮不狎暱也孟  
 子以為君子之不教子者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  
 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之  
 不親教亦乃此旨而是義為陳亢所得之三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  
 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  
 君夫人  
 此章乃因前章有學禮之文遂以學禮者所聞附  
 記之也君稱之曰夫人夫猶彼蓋亦親稱之不名



也夫人自稱小童者不敢以成人稱也所以自表  
 其稱弱難自立之義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者蓋  
 因君而後知夫人也稱諸異邦則不得復以內辭  
 稱之故始稱以寡小君言寡小為大所厭而與君  
 敵體也然而異邦人仍因其邦君而後知其夫人  
 故亦曰君夫人也然則女子雖為邦君之妻禮不  
 得自表見於外人以稱其尊而以明國無二尊之  
 義也

論語集注卷之八 終





